

到贪污腐化就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方锐坚定地说。

雷鸣明显地感觉到今天的会议确实很不一般，平常开会都是领导说什么下面说什么，虽然都说的冠冕堂皇，但大家心里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今天的会议很严肃，更像一个内部吹风会，几位领导话都不多，但句句都点中了要害，自己也有共鸣，他觉得自己再有所保留就不妥了。

“好，听了张书记和各位领导的一席话，我深受感动，你们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也代表了上级的反腐决心。俗话说打鬼全凭胆气壮，说实话，我刚才确实有所顾虑，有私心，担心打鬼不成连退休金都领不到了，最后还落下一个不清不白的罪名……”

雷鸣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继续说：“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别说调查上一级的干部，就连同级的干部调查起来也很困难，只要触动了他们的利益核心，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什么诬陷诽谤、文革遗风、打击报复、剪除异己、破坏安定团结、阻碍经济发展……黑帽子满天飞，什么帽子都给你戴上了，什么手段都给你使上了。仿佛一说到反腐败就跟反党反改革开放似的，使我们纪律检查工作陷于极度尴尬的被动局面，最后就查不下去了……既然这次是在上级领导下统一行动，各位同志又这么信任我，我还能有什么顾虑呢！我会坚决配合上级巡视组，不查清此案决不罢休！”雷鸣这次目光异常坚定，他一扫多年的阴霾，憋在肚子里的那团气忽然消失了，顿时觉得呼吸也顺畅了很多。

“还担不担心退休金的问题啦？”程烈风一句玩笑话让过于严肃的会议气氛变得轻松了起来。

程烈风，四十一岁，上级巡视组副组长，中等身材，其貌不扬，为人随和。

“不担心了，有各位同志的衷心支持，有上级政府的强大后盾，有广泛的民意支持，我还怕什么！别说是退休金，就是舍得一身剐，也要把腐败分子拉下马！”雷鸣表态说。

纪委书记张力高兴得一把拍在雷鸣的肩膀上：“好，老雷，说

得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我就欣赏你这种敢打硬仗的个性！鉴于事情的复杂性，为了配合上级巡视组展开工作，我建议立即成立特案侦查组，特案侦查组由上级巡视组和市纪检委、监察局、政法委、反贪局组成，既然是特案，我就不碍手碍脚了。特案组要保持独立性和保密性，侦破过程你们无须向我汇报，市纪委会在你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你们最大的支持和帮助，但是有一点，那就是不要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反腐工作不容易，有些当事人会千方百计给我们纪委工作找麻烦，设障碍，甚至耍赖撒泼，威胁恐吓，施加压力，更有甚者不惜动用种种行政手段和社会资源来阻碍我们调查取证，所以我们的工作方法一定要妥当，要文明。不能给他们任何机会。你们一定要认真谨慎地调查，搞清事情的真相，给党和人民一个交代。”

特案组经过一个小时的会议研究决定，立即成立了针对一百五十封匿名信侦破工作的特案组，简称“150”特案侦查组。特案组主要成员有：市纪委第一副书记兼监察局局长雷鸣、政法委副书记罗杰、经侦大队队长陈克然，还有上级巡视组的成员，以及特案协查大队的人员。

市纪委副书记雷鸣为特案组组长，政法委副书记罗杰为副组长，上级巡视组组长方锐兼任三方指挥协调中心组组长，形成了党纪、政法和监察三位一体的领导结构。全部由纪检委，监察部和检察院垂直指挥。

特案组内部又细分为A、B、C三个侦查小组，分别为纪检组、经侦组和刑事组。涉及到违章违纪的官员由纪检组审查处理，涉及到经济犯罪的官员由经侦组立案调查，涉及到刑事犯罪的官员由刑事组立案调查。三个小组既可以独立办案，又可以交流融通，相互协作。

同时A组化装为外地来海风市的媒体记者，B组乔装成来海风市投资考察的外商，C组装扮成民政局的下派干部。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秘密调查取证，当天就展开了对“150”案件的侦查取证工作。

经过一天秘密走访和情报收集，除了装扮成记者的A组因为目

前世莫非是只猴子，要不怎么见杆子就往上爬呢？

黄胖子被许汉阳盯得发虚，不由得嗫嚅道：“许局……我说的是真心话……今年要不是您把预建学校的那块地皮调给我，我是拿不到地皮的……”许汉阳摆了下手，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黄胖子也不说什么，急忙从口袋里摸出一张银行储蓄卡，双手递了上来。

许汉阳虽然也喝多了，但大脑还是清醒的，他看着黄胖子自以为是的模样，微微有些不悦，这些暴发户就这素质，他可不愿意真的和这些人称兄道弟，生意人墙头草，哪里势利哪里倒，说不定哪天就把自己给卖了。

“黄总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不是害我吗……”许汉阳虽然不是第一次收黄胖子的钱，但面对黄胖子忽然递上来的银行卡还是要推辞一下的。

许汉阳虽然爱财喜色，但他知道孰轻孰重，钱当然是越多越好，在官场上混，升官发财，缺一不可。

玩玩女人大不了是生活作风问题，如果经济不清那可是要出大问题的，他希望给他送礼的人越多越好，但是送礼也是一门学问。

可惜懂得这门学问的人实在太少了，面对那些土包子暴发户给他直接上银子他就很反感，记得有一次有个小学都没念完的暴发户竟然也挤进了房地产，居然在办公室给他掏出了一捆现金，现金“陷阱”也，他妈的这不是要我的命吗？真没文化！

气得他当场把那捆现金砸向了行贿者的脑袋，并义正词严地说我堂堂国家干部，岂是你几个臭钱能收买的？并喊保安把那人撵了出去。后来因为这件事许汉阳还得到了市政府的嘉奖，一度获得“清廉局长”的美誉。

“大哥，您这就是打兄弟脸了，咱俩是什么关系？那是铁哥们！要不哪天我们正式在关二爷面前叩个头？”被许汉阳称为黄总的大胖子真急了。

“黄总言重了，这都是党的政策好，你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机遇，再加上你的聪明头脑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以后千万别说靠着我的话。至于拜把子的事就免了吧，只要我们真诚相对，何必拘泥

于形式呢！”许汉阳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客气话，其实另有城府。

黄胖子哪能不知道许汉阳的意思，这狗日的是只想分赃不想分祸的主儿，也罢，谁让我是开发商呢！他表面上不露声色，急忙一把拉住许汉阳的手，趁机把储蓄卡放在了许汉阳的掌心，并用一双肥厚的手掌亲密地捂住许汉阳的手掌，然后诡秘地伏在许汉阳的耳边说：“兄弟哪敢害大哥呀，我知道分寸。钱我都替你洗干净了，全部兑成美元了，干股比原先翻了两成，还是老密码！”

“黄总，你看你生分了不是？这多不好意思……”许汉阳故作一番姿态。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谁让咱们生意好呢，改天我请你到大富豪放松放松，听说那里新来了几个小妹，反正我们不差钱……”黄胖子颇为仗义地说。

“哎呀，黄总还是雄风不减当年呀。这方面我是自愧不如哟！”许汉阳说着，两人一起暧昧地大笑起来，于是许汉阳很自然地将储蓄卡放入了自己的口袋。

许汉阳一直把这位客人送到别墅外边的马路上，那位肥胖的黄总冲许汉阳连连拱手：“许局，不送，不送……”然后钻进了停靠在路边的大奔。

许汉阳已经醉意朦胧，他冲黄胖子摆了摆手，大奔一转弯驶进了车道，很快汇入了飞驰的车流中。

许汉阳今晚确实喝多了，感到头重脚轻，送走了黄胖子之后，他摇摇晃晃地正想回去休息，突然听到一声刺耳的刹车声，一辆黑色的小车忽然停靠在他的前面，车上下来几个干练的身影立即把他围在中间，有人问道：“请问你就是许汉阳吗？”

“我是许……许汉阳……请问你们是……”许汉阳一时还没反应过来，懵懵懂懂地答道。

其中一人亮出证件：“我们是纪检委和监察局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许汉阳虽然喝得懵懵懂懂，但大脑意识还是清醒的，当他搞明白这些人的身份后立时就傻了，身体一下失去了重心，不由自主地

人要掐断许汉阳这根线索；第二，对许汉阳进行警告，给我们审查工作制造麻烦。这也是好事，说明我们的工作方向对了，有些人要坐不住了……”雷鸣边说边往自己的大号水杯里注入了开水。

巡视组副组长程烈风把手中抽剩的烟屁股放进了烟灰缸里，然后回过头看着罗杰：“枪手的身份现在有没有确定？”

“暂时还无法确定，枪手身上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罗杰点燃了一支烟。

“看来许汉阳这根线索很重要，极有可能会牵出什么大人物……”巡视组组长方锐说。

“问题是他死活不开口……”罗杰说。

“我看这样吧，许汉阳的事儿不妨先放一放，让他养足精神，估计那一枪把他吓得够呛。现在我们先把这几起刑事案件理清楚，如果枪手的身份查不出来，我们就查肇事司机的身份，他究竟是什么人？而且还携带枪支！和枪手有没有关联？还有那个开枪的警察，他为什么要开枪？要搞清楚，这个很重要！”雷鸣说。

“昨天晚上我们公安局为这事忙了一个通宵，肇事司机的身份已经查清楚了，就在昨天晚上，海城看守所发生了一起群体斗殴事件，一名叫王大壮的犯人趁大家看电视的时候，拔掉了电视信号线，因而遭到众多犯人的群殴，伤势严重，在被送往医院救治的途中，这名犯人杀害了护送他的民警，并抢劫了海城看守所的那辆黑色桑塔纳。事后查明，这名肇事司机正是从海城看守所潜逃出来的王大壮，肇事的桑塔纳正是他抢劫海城看守所的，所使用的枪支正是被害民警的配枪。”罗杰不愧是主管公安系统的，说话的逻辑性很强。

“枪手和越狱的逃犯，这两件案子有没有关联，如果有关联，不妨并案侦查，这样既可以节省警力又可以节省时间。”雷鸣抬头看着罗杰。

“并案的可能性不大，王大壮的案子很明显，通过看守所对这名犯人的信息反馈，我们市局已经搞的很清楚了，他犯的是交通肇事罪，捕前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因为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在看守所

“妈的，属驴的……真不识抬举！”范统看着赵刚的背影忍不住骂了一句。

半个小时前，王大柱又接到了“老大”的一个电话，这个电话使他再也等不下去了，他立即接通了海城看守所所长范统的电话。

“怎么样？和那小子谈妥了吗？”王大柱问。

“别提了，倔驴一个！”范统没好气地说。

“他怎么说的？”王大柱问。

“他说不给他一个说法，死也不出来……”范统说。

“那就成全他！”王大柱恶狠狠地说。

范统吓了一跳：“你的意思是……”

“不是我的意思，是老大的意思，你明白吗？这个人如果留下来，你就等着坐牢吧！”王大柱说。

范统沉默着没有回答，他在急剧思考着个人得失和利害关系……

“死个人屁大点事啊，一个意外死亡证明就解决了，还要考虑半天？老大说了，你大不了就是渎职，最多受点委屈，进去待两年，可是老大连你后半辈子的养老金都给你准备好了，我告诉你，两年可是三百万，你十年也挣不到这个数。”王大柱不无诱惑地说。

“不……不会出现意外吧？”范统有些担心地问。

“放心吧，老大的能量你是知道的，只要公安不立案，也就是个记过处分，犯人斗殴意外死亡很正常嘛！就算搞大了也就是个渎职。”王大柱轻描淡写地说。

在改革开放初期，机关单位里流行把领导称为“老板”，后来大概从商的人多了，老板的头衔满天飞，开个打字复印店的个体户有人叫老板，领三五个民工的小包工头也有人叫老板，老板之称大有泛滥之势，机关单位就不再流行“老板”了，又开始流行“老大”，这老大虽说江湖味十足，但也名副其实。

当然这种称呼是下属们私下在不便公开领导身份的情况下使用的，比如娱乐场所，非官非商的应酬酒宴上大多使用这种隐晦的称

虎、丁一毛你们三个人过来，帮忙给新来的赵刚安排铺位，其余的人全部出操！”

409监室的犯人冷漠地看了赵刚一眼，有的犯人眼神里明显不怀好意，这些人从赵刚的身边鱼贯而过，有人还有意无意地撞了赵刚一下，显得痞气十足，显然409室的犯人比308监室的犯人要嚣张得多。

犯人都集合到了操场，开始跑步喊口号。这时一辆微型面包车缓缓驶进了看守所的大院，大多数犯人都知道这辆微型面包车间隔三差五都会进来一次，而且一般都在这个时段，他们知道这是给看守所伙房送面粉的。

等犯人们都离开了监室，409监室就剩下了赵刚和范统安排下的三个犯人，那个叫何小飞的犯人皮笑肉不笑地看了赵刚一眼，然后转身关死了监室的铁栅门，另两名犯人用被子挡住了窗户，赵刚抬头一看，监室里的摄像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人扭转了方向。

何小飞，张大虎，丁一毛三人一起将目光盯在了他的身上，赵刚在一刹那间明白了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从那三人凶残的眼神里已经看到了杀机，这种杀机透出死亡的威胁，正在一步步向赵刚逼近……

海城看守所的犯人已经出完了操，回到409监室的犯人率先发出了惊呼：“出大事了，有人杀人了！”

看守所所长范统和一千民警迅速来到了409监室，现场却让他大吃一惊，一架铁床翻倒在地，张大虎两腿叉开，靠墙坐在地上，脑袋后面的墙面上有一片球形放射状的血渍，仔细一看，张大虎脑袋破裂，血迹模糊，已经半死不活了。从现场的情况分析，这里似乎是发生了一场剧烈的打斗。

地上躺着两个人，被一床凌乱的被子盖住了脑袋和上身，腿和脚露在外面。范统急忙扯开被子，发现是何小飞和丁一毛，两人气息奄奄，大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

“快，把这几个人抬出去，可能还有救！”几名犯人和干警将这

第八章

王大柱放下电话后，大脑急剧思考着赵刚可能会去的地方，忽然他想到了赵刚的妻子，对！医院，赵刚的妻子正在住院，这小子是一个重感情的人，越狱后肯定会找他的妻子。只要赵刚的妻子在自己手上，赵刚早晚会找上门来。

王大柱想到这里，脸上露出了一丝阴冷的笑意，他往手枪的弹夹里填满了子弹，然后穿上便装，驱车直奔市医院而去。

王大柱将车停在了市医院门口，径直来到住院区，推开赵刚妻子的病房一看，里面已经空无一人，输液架上还吊挂着药水瓶，被子掀在一边。

“护士，人呢？我们的人呢？”王大柱一阵大喊，吓得几个护士一路小跑着过来，与此同时，从卫生间那边慌慌张张地跑过来一个年轻男子。

“人呢，我们住院的人哪里去了？”王大柱瞪着两只血红的眼睛看着护士。

“我……我……我们也不知道……”几个小护士被王大柱这阵势给吓着了。

“你呢，干啥去了？”王大柱回过头来恶狠狠瞪着那个神情慌张的男子。

“我……我……我肚子不舒服，去了一趟卫生间……”那位神色惊慌的男子更是慌张了。

“你不去会死啊！”王大柱气急败坏地大骂。那位男子被骂得面

律。”老C安慰着赵刚。

赵刚一听那几个家伙没死，顿时如释重负，就把自己如何和王大柱结怨，如何怀疑王大柱收黑钱的事详细说了一遍，赵刚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本来这事压在心里就不舒服，我正准备找个机会向上级领导汇报，没想到那天他们从我的办公桌里搜出了十万块现金，我根本不知道这钱是怎么来的，所以就稀里糊涂地成了贪污犯。”

老C听着赵刚的述说，脑海里清晰浮出了治安大队队长王大柱的形象，发面包似的面容，在案发现场开枪的姿态，在赵刚家门口慌乱的表情……老C已经在心里暗暗锁定了这个对象，他决定马上给赵刚的妻子做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如果鉴定的结果她是一个正常的人，那么下一步就该对王大柱采取行动了。

对赵刚妻子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当天就有了结果，她只是性格上有些偏执，但并不影响她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人去承担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她完全是一个正常人。

但为什么王大柱要冒着违规违法的风险把她强行送入精神病医院呢？这个答案也许只有王大柱才知道，所以必须立即对王大柱采取立案调查。

老C把自己的想法和特案组的主要领导进行了沟通，但对王大柱采取行动也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因为牵扯到海风市公安系统，而罗杰又是海风市公安系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同时又是特案组的主要领导，虽然其中的关系敏感复杂，但罗杰始终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特案组经过反复研究之后，决定这事还是等罗杰回来之后，让他自己去处理，毕竟王大柱也算是他的属下，如果特案组背着罗杰去调查王大柱反而是不恰当的，况且罗杰也是特案组的领导，这一点无论怎样都是绕不过去的。

第九章

第二天一大早罗杰就回到了特案组，雷鸣把特案组对王大柱进行立案调查的决定告诉了他，本想征询一下他的态度，没想到罗杰表现得很大度。他说：“如果是我们公安内部出了败类，发现一个清除一个，绝不能因为是一个系统的就姑息养奸，尤其是我们公安政法系统决不能护短。我支持立即对王大柱采取立案调查！”有了罗杰的支持，王大柱很快被特案组控制起来了，接下来就对王大柱展开了询问。

“王大柱，在越狱犯已经失去抵抗能力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还要开枪击毙？”审查人员问。

“我只是警告，并没有想打死他。失去抵抗能力？在那种情况下谁知道他失去抵抗能力？他还有枪啊！”王大柱振振有词地辩解道。

“但是枪里没有子弹了！”审查人员提示道。

“谁知道他有没有子弹！”王大柱语气很冲。

“你的意思是击毙罪犯纯属意外？”审查人员问。

“本来就是嘛，我为这事已经停职反省了，你们还想怎么样？你敢保证你在那种场合下手不会发抖？”王大柱大有反客为主的味道。

“那好，我再问你一件事，赵刚的妻子是怎么回事？”审查员问。

“那还用问，赵刚涉嫌贪污，现在已经越狱潜逃了……”王大

可以争取量刑。但没有宣判之前是不能和外界联络的，生活用品和换洗衣服我已经给他买好了，明天我会给他送过去。”

“谢谢你，克然，谢谢你！”贾蓉蓉紧紧抱住陈克然哭得更厉害了……

第十一章

特案组为抓捕郝东岳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为了避免引起他的警觉，特案组决定由贾世雄打电话把郝东岳从办公室里约出来，只要他到了约定的地点，事先埋伏的调查组就会以约谈的名义，迅速把人带走，这样既可以消除负面影响，又提高了保密性和安全性。为了预防万一，特案组在约定地点的周围秘密布置了安全人员，确保郝东岳的人身安全。

贾世雄忐忑不安地在特案组的监控下拨打了郝东岳的电话，随即传来了系统的自动应答：“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贾世雄忐忑不安地抬头看了一眼雷鸣。

“怎么回事？继续打！”雷鸣皱了一下眉头命令道。

贾世雄不安地按下了重播键，沉默了一会系统又开始了自动应答：“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电话里接着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同样的内容。

“你小子可别耍滑头！你确定是这个电话吗？”雷鸣目光凌厉，盯着贾世雄问。

“没错啊，这绝对没错！这个号码是他亲自给我的，还嘱咐说没有重要的事情不要拨打。”贾世雄一脸无辜地看着雷鸣，有些诚惶诚恐。

雷鸣仔细地观察着贾世雄的眼神，确定他没有说谎，随即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迟疑了大约有一秒钟，

件迅速组合成了一把带远红外瞄准仪的狙击步枪。然后端起来满意地做了个瞄准动作，再放下枪，随着哗啦哗啦几声晌，就像变魔术一样，狙击步枪在他手里又变成了一堆零件。

“狮子头”坐在窗户边，正在无聊地用一个小型的军事望远镜望着远处的风景，镜头从对面的摩天大楼，慢慢转换到楼下的马路。再转换到酒店门口出入的年轻女人。忽然，他看到几个保安模样的人正在神色紧张地疏散着酒店周围的人群，不远处一群穿着防弹背心，手持新式95式自动步枪的防爆特警正在快速向酒店移动。

“Shit！这小子出卖了我们，警察来了！”“马尾辫”吼道。

“狮子头”一听，哗啦一声掏出了两把军用手枪，随即把一把手枪扔给了马尾辫。

“狗娘养的！我们冲出去，宰了这个狗杂种！”

随着哗啦哗啦一阵响，二人迅速打开了手枪的保险，各自背起了皮箱和背囊，准备从楼梯上冲下去。

刚走到楼梯口，就见黑压压的武装特警冲了上来，马尾辫一伸手从背包里掏出了一个乌黑溜圆的手榴弹，正要扔出去，就听得“啪啪啪……”一阵枪响，“马尾辫”的身体被子弹强劲的气流冲击得弹跳了起来，失去重心的身体随着枪声做着挣扎动作，就像在机械而无奈地舞蹈，最后重重地跌倒在楼梯通道上，胸口上的弹孔汩汩地向外冒着血色泡沫，他睁着两只惊恐的眼睛，好像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握在手中的手榴弹还没来得及拉响就沾满了自己的鲜血，血糊糊的手指最终无奈地挣扎了一下，不再动弹了。

他身后的“狮子头”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已经稀里糊涂地被打成了马蜂窝……

郝东岳的老伴正在阳台上兴致勃勃地给鹦鹉喂食，一边喂着还一边逗笑：“说，阿姨好，说了再给你吃的。”“阿姨袄，阿姨袄。”鹦鹉粗声粗气地叫着。尽管它叫得很卖力，还是口齿不清，把“阿姨好”说成了“阿姨袄”，老太太还是乐开了怀。

“哎哟哟，乖儿子，嘴真甜，这个是奖你的！”老太太把一小块

低，基础代谢降低，器官功能活动减少，耗氧量减低，可以使人处于只能呼吸的昏睡状态，又叫‘人工冬眠’。有催眠、麻醉、镇静作用。可阻断外周 α -肾上腺素受体、直接扩张血管，引起血压下降，可降低心脏的前负荷，而改善心脏功能，临床用于治疗精神病、镇吐、低湿麻醉及人工冬眠，对治疗心力衰竭有一定的功效。”罗杰做着细致而专业的介绍。

“我们从郝东岳的胃液提取的化验成分里，含有大量的‘氯丙嗪’成分。这个‘氯丙嗪’空瓶是在距郝东岳一米左右的花坛里发现的，可以证实郝东岳在临死前正是服用了大量的‘氯丙嗪’药物，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个瓶子扔到了花坛里。正是这种抗压药的大量服用，造成了他的死亡。”

“这应该是一种处方药呀，他怎么会有这种药呢？”方锐用镊子夹起了那个空瓶子仔细地看着，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种药确实属于严格控制的处方药，必须在医生的监督下用药，每天最大用量不能超过50mg，但现在药品管理比较混乱，普通的药店也可以买到。这种药物如果大量服用，可以使血压迅速下降，体内耗氧量降低，使人昏昏欲睡，体温也开始降低。如果无限制大量服用，血压和体温会迅速降至最低，直到昏迷，脉搏消失和完全死亡，这种死亡没有痛苦意识，相当于安乐死。这和广场保安发现时，郝东岳的体温已经发凉是完全吻合的。”罗杰说。

“以郝东岳的身份怎么会去买这种具有毒副作用的处方药呢？”雷鸣不解地问。

“对，这种药确实不是郝东岳自己买的，我们调查了负责给郝东岳检查身体的保健医生，证实了郝东岳原来就有心脏病。一年前医生就给他开过这种药，据他的保健医生说，最近他情绪烦躁，经常失眠，所以医生前天又给他开了这种药，并且再三嘱咐他一天只能吃两片。如果严格按照剂量服用，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因为他原先服过这种药，所以排除了药物过敏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医生给他开药到他死亡的时间不超过三十六个小时，换句话说就是在这三十六个小时内他服下了整整一瓶‘氯丙嗪’。”罗杰肯定地说。

傅国梁急忙打开了那封信，其实那封信只有薄薄的一张纸，字迹凌乱地写着寥寥数言：

天元吾儿：

老父实不想死，但形势逼人，身不由己，能以花甲残龄换取汝等平安幸福，足矣。为父今日之果乃自取其咎，悔之晚矣，汝等以后要夹着尾巴做人，万不可重蹈覆辙，切切！

记事本和录音机一定要好生保管，可保汝等一生平安无恙，若有人对汝等不利，可用之！

字迹虽然歪歪斜斜，但傅国梁仍然能够看出是郝东岳的笔迹，可见是郝东岳在心思大乱之下仓促写下的绝笔。

从郝东岳给郝天元的信上可以清楚地看出，郝东岳的死是自杀，但是他并不想死，乃是“形势所迫”，言下之意是有人要他死。傅国梁想到这里，顿时吓了一跳，以郝东岳在海风市的权势和地位，谁有那么大能耐逼死他呢？

傅国梁想到这里急忙打开了黑皮记事本，上面赫然记录着郝东岳贿赂某省部级干部的名称，级别，次数和贿金的数量，这是省府一位极有威望的部级老领导，历次贿赂资金高达几千万，傅国梁看着看着逐渐明白了，原来郝东岳表面上生活节俭，暗地里却在挥金如土，一方面在黑市投资，坐收渔利，一方面大肆贿赂上级干部，为自己的仕途搭桥铺路，搞金钱政治。如果不是东窗事发，郝东岳将毫无悬念地在下一届的竞选中接任海风市市长的位置。

看完之后，傅国梁还是无法相信这个本子上记录的内容，这跟他平时对那位领导的印象反差很大。

傅国梁打开录音机，里面传出的是一个冰冷的声音。

“东岳啊，现在形势紧张，上级纪检委和监察部组成的上级巡视组已经秘密到达海风市，具体来干什么？我们一点都不清楚，我想绝对不可能是来旅游观光的！”

“……那该怎么办？……首长，我可是您一手栽培起来的，您

命符，没想到几经周转，却流落到了傅国梁的手里。

傅国梁看着郝东岳留下的这些东西，不禁暗暗心惊，他和郝东岳是唇齿相依的关系，郝东岳这座挡箭牌倒了，郝天元那个只知道飞扬跋扈的官宦子弟是经不住风浪的，许汉阳进去了，孙跃进也进去了，挡在他傅国梁前的屏障一个一个的都被检方拿掉了，自己已经无处可藏了，浮出水面只是早晚的事儿了。

接下来不是被检方抓捕，就是被那只无形的黑手灭口，或许这些人的行动比检方的行动还要快，他们的工作效益比检方的工作效益还要高……他觉得自己的周围可能已经布满了一支支无形的暗箭，随时会要了自己的性命，傅国梁想到这里感到毛骨悚然，自己的处境已经危机四伏，凶险万分。

逃，还是不逃？傅国梁大脑里不停地闪现着这两个概念，陷入了极度矛盾的痛苦抉择之中……

在市经侦大队的微机监控室里，几十台高端配置的计算机正在忙忙碌碌地高速运转着，一张张年轻的脸专注而严肃地盯着显示器的屏幕，娴熟的指法飞快地敲击着键盘，哒哒哒……的键盘敲击声响成一片，偶尔夹杂着监控系统滴滴的报警声。

“队长，查出来了，这二十张储蓄卡都是在周边城市开的户，户主却是来自全国各地，而且都是清一色的年轻女孩子。奇怪的是她们的平均年龄没有超过二十五岁的，但是她们户头上的存款全部超过了五十万，而且全部是在同一个月内一次性存入账号的，更奇怪的是这里面还有一个死人！”一个戴眼镜的卷发男青年汇报说。

“……死人？怎么回事？”陈克然皱了下眉头。

“头儿，是这样的，根据这张储蓄卡的账号，我们调看了银行提供的资料，找到了女孩的姓名和籍贯，然后通过当地的派出所和户籍民警提供的资料，证实了这个女孩的职业是三陪小姐，一年前在南方一家夜总会被人谋杀。”戴眼镜的卷发青年解释说。

“如果说她做三陪小姐，一年存入十几万或许也有可能，但一次性存入五十万，那就不正常了，除非是傍了很有钱的大款了。”

而幽默地回答。

“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你放弃了这么优越的工作，而选择了警察这个职业？”陈克然问。

张伟豪犹豫了一下，明朗的脸上浮现出了一团忧郁的阴云，乌黑的眸子里布满了伤感。

原来张伟豪出生在一个非常优越的家庭，父亲是民航飞行员，母亲是市医院科室主任。从小张伟豪就非常钦佩电影里同犯罪分子和邪恶黑势力做殊死斗争的铁血警察，因此那时候最大的梦想是长大了当一名警察。

然而，他的父母却为他的未来设计好了模板，必须学金融，将来进入金融企业界，做个投资家或者银行家，最不济也是金融行业的高职管理人员。

张伟豪坚决反对，但是反对无效。从小对他都是百依百顺的父母这次态度非常坚决，没有任何协商和妥协的余地。

他是父母养大的，按照父母的理论，他的生命不仅是父母给予的，而且他的身体发肤都是属于父母的，所以他从小不能留怪异的发型，不能听张扬的流行曲，只能做一个听话的乖孩子。

他更没有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理由是他还不成熟，缺乏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张伟豪第一次感觉到在这个家庭里是多么的憋屈，在填取高考志愿时，只有按照父母的意愿，违心选择了金融专业。

不幸的是，第一次出门求学的张伟豪却让扒手偷了个干干净净，连学生证都没有幸免。这让初出社会的张伟豪产生了极大的不安全感。好在张伟豪天生对数字敏感，学起金融专业并不困难，在整个高校同级学生中一直名列前茅。

毕业后他凭着优异的成绩顺利进入一家证券公司，由于出色的业绩，被一家上市公司猎取，成为这家上市公司的职业操盘手。

正当张伟豪事业上顺风顺水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他相恋三年的女朋友被歹徒劫杀了，不但抢走了所有的财物，而且还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奸杀……

社会的不安全感给他的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当张伟豪从巨